

◇四时风物

栖霞的枫叶红了

[南京]王忆

“栖霞的枫叶红了。”母亲对我说。

连日来我蛰居家中,埋首书卷与笔墨,涂鸦的字句里藏着莫名烦躁,总以路远不便推脱出门,日子便这般一拖再拖。直到那天午后,母亲从外头回来,见我刚醒午觉,不由分说:“快,天气预报后天寒潮南下,南京要落雪了,咱们现在就去栖霞看红叶。”我被她连拉带扶坐上轮椅,打车奔赴山去。

一路沉默的是我,絮絮与司机唠嗑的是母亲——“春牛首,秋栖霞,南京的春秋最是耐看。”转眼车抵山下,游人熙攘,出示我的证件时,工作人员叮嘱:“你们下午才来呀,寺庙五点就要关门了。”母亲笑着摆手:“没事,我和女儿就来打个卡。”说罢便推着我往公园深处走。

秋天里的栖霞山,恰似一幅徐徐铺展的丹青长卷,六朝古都的沉郁诗意,与自然的绚烂风华在此相融。今年入秋稍晚,晴暖却让秋色愈发浓烈:姑娘们着汉服、摇宫扇,扮作公主或倩女翩跹;穿绸缎锦袄的长者挎着宝剑,身后跟着骑三轮童车的孙儿。绕钟鼓楼,越过明镜湖,沿着栖霞寺的红墙坡道上行。母亲吃力地推着轮椅,时而请游客帮助拾级而

上,时而坐在路旁的茶亭里歇脚,而我只能坐在轮椅上。紧赶慢赶,终于赶在太阳落山前抵达红叶谷。此时母亲脸上早已挂满汗珠,秋风吹拂她凌乱的头发,也吹动了我的心。看着漫山遍野的红叶,肆意晕染在起伏的山峦间。从山脚到峰顶,枫树仿佛有约,争先恐后换上火红盛装,阳光穿透枝叶缝隙,在落叶铺就的小径投下斑驳光影,车轮碾过,沙沙作响,是大自然谱就的秋日乐章。抬眼望去,层林尽染,红的热烈、黄的温润、橙的明艳,交织成斑斓画卷,让人不觉沉醉在这诗情画意的秋光里。微风掠过,枫叶摇曳飘落,如红色蝶群翩跹,为秋景添了几分灵动浪漫。母亲说这红叶好像画家在画布上倾尽全力泼洒的油画彩。

深秋的阳光,早已褪去夏日金陵的灼烈,夕阳映红枫树间,被云彩半遮半掩。偶有光线从云缝间倾泻,丁达尔效应悄然浮现——云天与山峦,万千透亮的光路次第展开,那一刻,尘世里的万般忧愁,竟都化作烟岚,散了无痕。母亲停下脚步,抬手拭了拭额角的汗,却笑着指给我看:“你瞧那片枫叶,红得透亮,像不像小时候你画的小旗子?”我顺着

她的指尖望去,一片巴掌大的枫叶正挂在枝头,被夕照镀上金边,风一吹,晃悠悠地打着转。

轮椅碾过厚厚的落叶,发出细碎的声响,混着远处游人的笑语、风吹过林梢的呜咽,竟生出一种久违的安宁。母亲絮絮说着话,讲她年轻时来栖霞山的光景,讲那时没有缆车,一步步爬上山巅,累了就坐在石凳上啃干粮,抬头便是满眼红叶。我侧耳听着,忽然发现她的声音里添了几分沙哑,鬓角的白发在斜阳下格外显眼——原来岁月早已悄悄在她身上刻下痕迹,只是我总被自己的烦恼困住,对她未曾留意。

夕阳渐渐沉向山坳,寺庙的钟声遥遥传来,浑厚而悠远。工作人员开始轻声提醒游客准备下山,母亲推着我往回走,路过一株老枫树时,她弯腰拾起一片完整的红叶,轻轻擦去上面的尘土,递到我手里:“留着吧,也算没白来。”叶片的边缘微微卷曲,红得像团小火苗,握在掌心,竟有几分暖意。

下山的路上,晚风渐凉,我却不再觉得冷。车窗外的栖霞山渐渐模糊,只剩天边的晚霞与隐约的红,母亲靠在座椅上,轻轻打着盹,而我则握着那片红叶静静地看着她……

◇尘世写真

按摩师22号

[南京]郭莉

我不知道她的名字,只知道她的编号——22号。每次腰酸腿疼肩颈发紧,我都会去点这个数字。她手法娴熟,力道深沉,每每点中我的痛处。那是一种痛得恰到好处的舒爽,但也因此让我无法入睡,只能跟她聊天。

22号是东北人,有一个哥哥,一个弟弟。哥哥在老家种地,弟弟和她各自出外打工。读书读不进去,22号很小就跟着熟人去上海找工作,想法很简单,大城市赚钱多。可赚钱也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,她学足疗,慢慢转向推拿按摩,到了适婚年龄,嫁给一个一起在上海打工的男人,就此成为安徽宣城人。

有了一儿一女,上海不易居。老公想来想去,不如回老家。

宣城离南京不远,我问她是不是每周回去看孩子,她连忙否定。“现在都有视频,我们每天通电话,不用回去。”长期两地分居,却养大了一儿一女,想必有很多的不容易,她却轻描淡写,“孩子幸亏有公婆带着,我们俩打工挣钱。前几年都还好,花不了多少,今年女儿去天津上大学了,开销多点,除了吃、还得穿,我负责两千块生活费,她会偷偷摸摸找她爸再要点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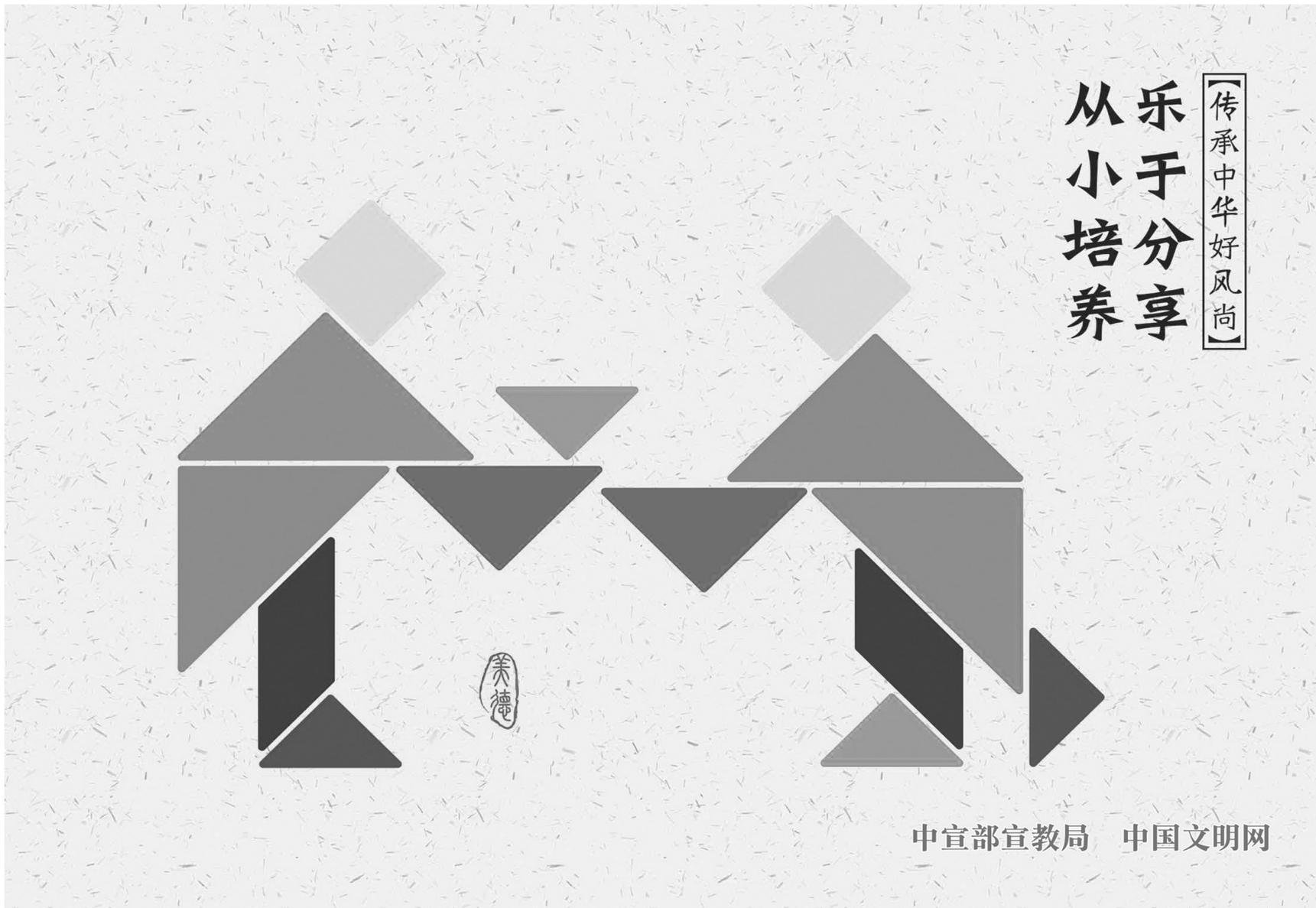
她告诉我,其实现在在老家种地挺好的。说实话,这超越了我的认知。“你猜种地一年能有多少钱?我哥在老家一个人种60亩。”

我完全没概念,胡乱猜了个不像样的数字。她告诉我,在东北,60亩地全部种玉米,一年能挣十多万。现在都是机械化耕种,从4月忙到10月,其他时间还可以去县城里打打工。她又稍带点怅然地说,她嫁出来就不可能再回去分地了。

22号的档期每次都排得满满当当,那天难得点到她,于是我们多聊了一会儿。她告诉我,她儿子刚考上了职高。之前,为了儿子选专业,她专门休假跑回去好几趟。儿子想学酒店管理、无人机驾驶、新能源汽车,统统被她否决了。她苦口婆心地劝儿子学护理。女儿反正考上大学了,学个会计总有饭吃,儿子读书不行,是她最大的隐忧。无论怎么焦虑,她的语调始终很平静。“跟人相关的,以后才能吃上饭。”她看好护理,以后老人多,护理毕竟是一门手艺,既可以去酒店,也可以去养老院,“凭手艺吃饭,不丢人。”她说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

乐于分享
从小培养

传承中华好风尚